

家重事有兩司署經之法問而行之何如 上曰署經之設所以重臺閣也依為之時以扈從之賞陞通政階者甚多而官方有限多積滯之患故有此議臺諫以為不可不果行○兩時自春不雨而關西最甚兩麥盡枯民食菜根或有餓死者毛兵相聚爭鬻而去○執義金長生乞暇歸鄉上疏辭職曰猥蒙恩命許省丘壠且賜澆真辭陞之日宣以內醞副以臈劑隆恩異數感極幽明省掃之後即宜趨謝而殘骸老喘無計登途臣之進退實為狼狽元子以臣侍講日久出城之時面諭以毋違上來之期自念癰疾必不堪道路之勤謹以前日陳達於 聖上者復陳於元子退出宮門益不勝犬馬之戀臣遭逢太晚暮景已迫聰明筋力月異而歲不同矣臣身既退職名猶在風憲之亞不可久曠特解本職俾遂退老之志 上荅曰須勿控辭體予至意斯速上來○兵曹判書金瑬以病辭職 許之○已卯兩夜坤方有赤氣如火○上晝講論語于資政殿夕講大學衍義吏曹參判崔鳴吉曰臣昨見忠清監司李命俊狀啓則請罷忠勲府屯田而有勿罷之教此雖出於優待勲臣之盛意而屯田之設於本府實入無多只貽下人作弊之端也 上曰本府堂上及外方守令若著實禁斷則豈有中間弊端乎 上又曰吳煥事何以處之判義禁李廷龜曰煥供辭以為